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七

佚名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註家謂出塞詩前後各有廝𢫬。前指秦隴之

兵赴交河而作後指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理固然也而吾謂讀此詩者正不必在此着解蓋先生只意在寫出兩種異樣人物看先一位絕不是後一樣人看後一位絕不是前一樣人各各標奇奪勝各各淋漓盡致吾不知先生文心一何狡獪至此請看此第一首出門時事便自與前一人天地懸隔前一人滿心悲苦若亡命禍羅此一人則買馬裝刀

親戚祖道然前一人不是怕死的懦夫只爲他是一個誠實人逐節做去做出身分來此一人不是冒昧輕生只爲他是一個爽快漢合下看他透徹了當此自是兩人氣稟不同而皆同歸於忠義雖是兩人大不相同而摹寫妙處則皆出於先生一人之手做前九首絕不計有後五首做後五首絕不知有前九首此所謂才大於海心細如髮首言人生少

壯便當封侯故踊躍從戎酒酣看劍寫其少年壯往之意詞旨自明不必細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幙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承上言親戚送行之後遂應募而進東門之營於是編伍隨行至日暮之時已到河陽橋

上而全軍止宿矣壘門大旗爲落日所照而馬鳴與寒風同其蕭蕭寫出駐軍景色於是平沙之間陳列萬幕部伍所在各招其侶軍旣定矣夜月高懸四無人聲軍令之嚴無敢諠譁者悲笳動處雖在壯勇之士聞之而心增慘戚平時驕佚之氣消歸烏有於是萬衆寒心之際而有一人焉靈心妙眼陡然觸發不得不首爲計較者則欲借問我將往從之大

將爲誰耶恐是霍嫖姚抑亦非其人耶蓋從軍之人勇怯靈蠢不一當悲笳數聲中各人想動心事其勇者則思將來如何殺敵如何出戰其怯者則思日後可能逃生可能還家其蠢者則思躍馬掄鎗創靈者亦不過思成功拜爵而至於獨能思閤大將者則是天下第一等慧心男子他已將通前徹後一眼看定我今日從軍起第一夜想到結局處全要

得個好主帥若主帥是個霍嫖姚一流人則必能用賢愛才我有本領必能見知於彼及其功成圖畫麟閣我亦必有勳績可顯苟非其人則妒功害能者有之覆餗折鼎者有之甚且徼功專制反戈跳梁則我之才勇足以克敵制勝者皆措於無用之地此主帥之所關者爲第一要務故於此第一夜即爲籌及此紛紛千萬人中之獨抱智識者孰謂終篇

之間道逃歸。惡名幸免者。不自今日而已定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此已至軍所。而言邊庭今日之大勢。與古不侔也。蓋古人之意在於守邊而不勤遠略。今

人則欲勦盡前朝不至窮搜盡絶而不止是以英雄主之喜立功名每傾中國之力而出師如長雲之綿亙於郊野總由承平日久民康物阜六合已爲一家而視彼四夷且若孤軍之單弱而欲出而陵暴之威令所至遂使貔虎之士人人有輕敵之心而拔劍以擊大荒如出無人之境收奪胡人之馬至於成羣且有遠畧之士誓欲開玄冥之北自古所未

及之地攻之以奉吾君蓋君實堯舜郅治已久而又不惜爵祿以尊崇武士臣將何以報之哉曰吾君親之之辭也曰英雄主尊之之辭也惟尊惟親此勇士之所以知方也而出塞者果能有此幾人乎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

議議者死路備

此言邊庭有尾大不掉之漸而主將有氣驕

陵上之幾足以動忠義之隱憂而出塞從軍

者之所失望也朝廷既以開邊爲高勳主將

即以邀功爲能事而一時疆場之士無不爭

先懋賞於是獻凱者日相踵而至而兩蕃受

此侵擾無不以安靜爲幸斯時皇朝不以窮

兵黷武爲多事反以邊將效力爲有功於是

寵錫殊恩加封顯爵致邊庭之華盛逾於內
府吹竽擊鼓以相豪上吳粳楚練海運輻輳
輿臺之賤備極鮮華乃不逞之夫不以爲非
分之榮而以爲未滿之願潛蓄異志欺陵上
都其勢已成其機已露而英主猶未之知也
孰敢從而議之哉苟或議之則刑戮隨之矣
出塞從軍者豈期其若是哉何霍嫖姚之非
所遇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承上言我所從之主將，其反形已具，我將與之其爲逆亂以求富貴乎，不知此身之貴，不足論也，人生以忠義爲本，無論從軍與否，卽言從軍，則主恩安可辜負也，況我本良家子，

一旦從逆則其玷辱吾祖父者何如也爲今之計勢不可緩緩則必及於亂蓋此幽州十萬騎誰能明於大義而不從彼爲逆者坐見其長驅河洛而莫可救止矣於是乘其未發之先中夜起行以免知覺間道而歸以防追捕雖二十年功績付之流水而遺臭萬年之惡名則已幸免矣及歸來之後但見故里親戚長少皆因兵亂流亡殆盡今獨居此空村

之中既窮且老而絶無兒孫以爲似續何其悲也回憶出門時那般高興不亦誠可付之一歎哉讀此詩最愛他是我本良家子一句蓋人之忠義每從根本上做起故臨大節而先念及家世此其所以爲眞烈丈夫也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哉斯言此五首處處對針安逆之亂是固借其事實以描寫我意中之一人非必安逆軍中果有此一人

也看他前九首與後五首絕不相謀可稱奇變至先生未嘗從軍而將那塞外之事寫來歷歷如畫又將那從軍的壯士好處苦處曲曲寫出是又具大智識無微不照吾嘗讀毛詩周公所作東山三章以勞軍士亦是這般一色寫出乃知少陵之所原本者深矣此外由秦州而發至抵成都途中所歷山川奇險跋涉艱難皆有紀行之詩如赤谷鐵堂峽鹽

井寒硤法鏡寺靑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十餘首又發同谷縣有萬丈潭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成都府皆以其化工之筆寫造物之奇泣鬼神之情作驚人之語然皆出於現前閱歷非托意造端故皆不置一解以人人讀之可以心領神會如置身邸壑間也又居同谷時所作七歌則自道

其生平悲傷之情皆可讀之而溯得者也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

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此先生自喻之詩自古賢士之待聘於朝猶女子之待字於夫其有遭讒間而被放者猶之被嫉妬而被棄一部離騷多託此以自喻如衆女疾余之蛾眉等語是也老杜自省中出爲華州明非至尊之意則其受奸人之排擠者已非一日一生傾陽之意至此無復再進之理故於華州猶懼其難安是以棄官而

去其於仕進之途絕矣復何望乎乃託絕代之佳人以爲喩言佳人既是絕代卽當遇好逑之君子迎之以百兩處之以宮庭琴瑟友而鐘鼓樂惟日不足矣奈何幽居而在空谷乎爲問其故則自言家世非微賤也其今之所以依棲草木者亦惟以零落故耳不覩吾兄弟乎原皆高官特因喪亂而遭殺戮是以骨肉皆不得收顧此蓋由氣數之衰歇榮華

富貴皆隨轉燭世情之可惡大槪若此夫何怨尤獨是女子之生轉不繫於兄弟惟望得一好夫壻足爲所天兄弟雖亡亦不至於零落無奈佳人所遘之子是一輕薄兒也背棄舊恩比昵變寵但知新人之可樂那恤舊侶之堪悲而此佳人者又以潔淸自好不肯屈節出山於是空谷之中幾於半菽不飽惟賴侍婢賣珠斟供朝夕牽蘿補屋以蔽風雨方

且自詡其絕代之姿不屑與時榮爲伍摘花不插鬢棄凡艷也采柏動盈掬甘荼苦也其堅蒼孤冷之節足以傲雪凌霜而與天寒日暮之修竹同其勁直也此正如賢士不得於君而自甘隱遯雖抱其曠世之逸才而終歸於零落山邱耳與佳人何異哉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六七年草木變衰

行劍外，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少陵前後皆驅馳播越之境，惟此成都草堂，得以閒居者數年，此初至時，作詩以自傷其旅泊之由也，夫既明於出處，不得於君，卽當退處田野，何所怨尤，無如故里殘破，無家可歸，故漂流至蜀，詩言吾本洛城之人，而一別

故鄕已在四千里之外者蓋以五六年胡騎長驅故也當此秋深草木變衰之時萬物皆爲休息而我乃煢煢獨行於劍外舉目無親之地正以兵戈阻絕故園蕩爲茂草使我流離假息於此江邊荒凉寂寞之濱也每一思家徘徊步月淸宵露立痛心疾首不能安寢有時憶弟空望雲天白晝昏眠看花對酒都無意緖别恨如此何以解憂惟有聞人談說

近日司徒大破史思明於河陽，將欲乘此勝兵急破幽燕，果能若是，則吾之所日夜欲剪滅此而後洩吾忿者，乃得大快於中心也。而不然者，吾恨何時可已哉。讀急爲字甚妙，蓋司徒之急破幽燕，本以爲社稷生民計，乃自先生寫來，竟只是爲先生雪恨，先生眞以天下爲已任者也。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游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少陵華州以前皆求出之詩也華州以後皆求處而未得所處之詩也此至成都卜居一首乃初處之時之第一首也言吾本負傾陽之志求出而不得出與既出而不得其志是

亦不得爲出於是退而求處跋涉艱難而今幸矣至此成都得賢主人爲我卜居是我暫得有此一席地可以退然而處矣且此所卜之居又至幽妙絶倫其地何在在浣花溪水之西頭夫溪以浣花名則其林塘可知矣夫吾之來此與世相違正宜此地之出在郭外一切塵事可少也又喜此溪之水與大江相連一往澄澈無復有窒礙吾懷者而客愁消

歸無有矣此時之胸襟浩蕩眞可與天地同流俯仰之間無不可以見化機之鼓動有如此無數蜻蜓齊上下也且身世泰然虛舟泛泛有如此一雙鸂鶒共沉浮也且由此而瀟灑江湖安在而不得吾素即乘與萬里扁舟直下爲吳越之遊訪戴於山陰有何不可耶夫出郭少事即理亂不聞黜陟不知也澄江消愁即茂樹終日清泉自潔也無數蜻蜓即

鳶飛魚躍，胸次悠然也。一雙鸂鶒，時止時行，素位自得也。處士之樂如此，主人謂裴冕，然前後俱無與裴冕詩，不知是否，惟諸解皆云，必有所據也。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

解嘲。

前有居無堂。自王司馬遺營草堂貲而堂成矣。乃作此以誌喜。言卜居於郭外。則堂成於背郭矣。所蔭者白茅也。卜居近於澄江。則堂之所俯者。江路之靑郊也。且此蜀多榿樹而林深。足以障礙日光。臨風長吟。其韻幽細。又多籠竹樹之堂。外與烟靄相和。而沾潤之色。常滴露於輕梢。是雖與傾陽之性相違而潛

就隱翳之地吟風扣竹未嘗不沾雨露之恩也然我之居此亦暫耳非我故鄉不過爲兵戈所阻假息於此聊以長養稚弱如飛鳥之將數子也其營此堂也如頻來之語燕亦欲因以定新巢也無如旁人以我比昔日之揚雄此則大錯夫揚雄以較量官資之崇卑而惟恐有嘲其卑賤者若我則惟恥道之不行寧歸休布衣以終老此中泰然自足而又何

嘲之可解哉。此吾之所以不欲自比於雄也。

噫。少陵人品。於斯遠矣。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絶。恆飢稚子色淒涼。欲塡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先生居草堂中。浩然自得。下視濁世如蚍

崢然不足以當其傲睨故自署曰狂夫言狂夫之所以爲狂者惟一味疎放故耳失巧便疎忘機便放機巧是取科名富貴的左劵疎放是塡溝壑的丹頭故疎放與機巧二字緊對然寧爲疎放而塡溝壑必不屑機巧而取富貴科名者此恆情之所謂不可解而狂夫之所以自命爲狂也夫塡溝壑雖有其勢而亦未卽至此則以足行萬里之遙僅能來此

成都僅能成此一堂居於浣花溪水之橋西是即謂之萬里橋西一草堂可矣而此堂之外復何所有哉惟有此百花潭中之水可以樂飢是其淸可濯纓又即謂之爲滄浪之水可矣此堂此水之外復何所有哉則以此堂之旁有翠篠焉風含處何娟娟靜也此水之中有紅蕖焉雨裛時何冉冉香也狂夫於此足以自怡悅矣而他何所知乎彼人世間儋

人之爵析人之圭竊取朝廷之厚祿者不乏故人然旣與我志不同方道不同術則亦老死不相往來而音書斷絕矣於是衡門之下環堵蕭然簞飧不繼過日恆飢耳而無知之稚子但自形其衰憊之色一往淒涼也狂夫於此絕不自悔其狂而自喜其狂自少至老一味疎放蓋自旅食京華之年以至於出郊淸目之日未嘗少易其節即由此而覓塡溝

鬱而狂夫之狂始得盡情暢滿而無纖毫不愜於心也老而更狂此其所爲經德不回至死不變者歟齷齪小夫何所措足耶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少陵自至成都營居草堂後絶意仕進守道

樂天泰然自得所時或壓懷者則君國之禍亂未平與父母之邦未復耳外此一切無足論者故詩雖五七言不同除與人酬答外所自興歌之作其大義皆可見也今各詮解數首而以此詩爲始言我居此浣花溪上而見此野人之家皆田舍也其樂何如哉彼其柴門臨於古道而車馬無喧草深迷徑故不辨爲何市何井也且人跡罕至地處幽偏故應

酬都廢而衣裳皆可不御也舍旁所植者多

榫柳但見猗那可愛而枝枝柔弱也時當枇

杷正熟但見黃金垂實而樹樹甘芳也田舍

之樂如此而物性之與人同其樂者則如鸕

鷀水鳥乘此西日之照而曬其溼翅滿漁梁

焉彼忘機樂天何非若是耶

爲農

錦里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

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此詩亦前意言卜宅於錦里烟塵之外而居江村八九家之間樂其時物則有初夏之圓荷小葉與麥秋之細落輕花皆足以怡情適志是可爲農以終老而與國長辭矣其所慚者惟不如勾漏令之得問丹砂耳夫葛洪以求仙爲事故欲借勾漏以問丹砂若我則本

無意於求仙是丹砂亦原在不問之列然則爲農之外直行吾素而已而又何勞多問耶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此先生自言退隱之樂眞爲人世第一别無人物足以尙之也夫恆情之所樂者莫大於

富與貴而自智者觀之則以爲是大苦境何者富則必思所以常保此富貴則必思所以無失此貴又富貴人必爲人之所求而求富求貴者又往往不能卽得富貴此際情事便有多少憂危多少思慮多少機械多少禍患多少廉恥盡捐多少性命不保皆俗物也因此俗物而爲之形役忙忙碌碌不得安恬是固常令一身常在鞭策桎梏中求其快然而

自爲輕便也難矣此古人所以寧曳尾泥塗而不願爲宗廟之犧也蓋從來進者爲愚退者爲智出者爲愚處者爲智然使人人皆避愚而趨智則天下之大事治亂之大故孰從而經綸之是又有大聖大賢者流不忍以自了爲心出而擔當負荷致君澤民以堯舜稷契自居是以過門不入轍環終老彼雖歷試諸艱備嘗困苦而非以富貴爲心少陵當年

亦是如此設心無如進而不遂則可以告無罪於天下於是退而自樂其智則視彼世間俗物眞不啻在縲絏陷阱中矣乃漫成詩句云吾今退處於此所仰見者惟此野日之荒荒白耳絕無煩欿何其沖淡而舒長也所俯觀者惟此春流之泯泯清耳常無波瀾何其靜謐而澄澈也渚蒲之生意隨地而有無所擇於高下也村徑之自然逐門而成無所用

其逢迎也。一片淸閒冷淡之中。慣可披衣而出。奚庸冠帶相從。漉酒而飲。豈禁喧呼。是則彼世上一派俗物。都不在我眼邊。任他熱鬧任他洶湧。任他詠鋤。任他權要。而我則自爲舒徐。自爲淸白。自爲恬適。自爲方便。雖或有病癢之疾。而較之彼無病而自生束縛者。其輕快爲何如也。則甚矣我之所以自處者厚也。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峩嵋老知余懶是眞

此承上章言我之所以不見俗物而身輕者以居此閒散之地得以容吾之疏懶也夫余之懶何如哉卽如今處江皐時方仲春江花正開而又當淸晨之淑景若在塵俗之中不知有多少應酬奔競倘有錯誤卽爲罪咎而

隱居於此者。不獨看花。且仰面看鳥。且不顧人言。低頭不妨錯應花鳥。旣以供吾之行樂。而人之錯應者。亦不至遂以爲讁焉。其疏放至於如此。又如一讀書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其未解難識之字。卽便放過。不加考訂。設以之應世。則遇一未解之事。寧有付之不問之理。其疏放者又一也。夫沉湎於酒。最爲害事。彼世途中人。早夜惕厲。而我逃於麴蘖。

對酒必滿而且頻頻不已其疎放又一也夫疎放者嬾也上等主持世道之人不可嬾亦不肯嬾下等奔競世路不肯嬾亦不得嬾惟有我等一流退隱之人則以嬾爲得計而余眞嬾人也此其所以多病而身輕也此意他人不知惟我帽老知之然則我得我矣夫何不樂之有耶觀此數詩則少陵以不得志爲樂絕無戚戚於貧賤之意一時居草堂中詩

大率皆然如有客句之喧卑方避俗疏快頗宜人也雲山句之白鷗原水宿何事有餘哀也四郊句之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也遣興句之漸喜交遊近幽居不用名也此皆其自得之樂也而又有與物同其意者則如梅雨句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江漲句之漁人縈小艇容易拔船頭春夜喜雨之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春水詩之已添無數鳥。

爭浴故相喧其浩蕩之懷時寓於物惟其中之微有所繫念者則憂國亂之未已還故鄉之無期如出郭詩之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村夜詩之胡虜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一室詩之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江亭詩之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一事之所關心則仍出於忠孝大節非役志於私小也然

則先生之生平其可坦然其自白於千古矣。

江村

淸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此詩亦先生自道其退休之樂蓋因未官之前負傾賜之性國爾忘家以至十口風雪中。

饑餓瀕死今得棄官歸來轉足以悠游江上是固出處之誼原不同也於是逃其無求之意而作此詩言今者江村所居實在於江流一曲之間當此長夏之時幽事不一而足其與當世奔趨之輩不啻霄壤蓋世間人每多拘束不得自由而我江村中則自去自來如粱上尋巢之燕世間人每多猜忌不得忘機而我江村中則相親相近如水中游泳之鷗

其作止自如者如此而一家之中骨肉團聚少長恬適老妻無事則畫紙以爲棋局將以消此長晝也稚子無知則敲針以作釣鉤將以狎此清流也以視夫往昔之馳驅異縣幼稚不保者何如也然則杜陵布衣之於斯世復有何求而不得者哉意者微軀多病或須藥物以爲治療之具則已耳而他何慕焉前解五律數首皆一色退休之樂而此七律則

以此首爲第一而亦繫數首於後可例觀之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此首則有望鄉之思與憂時之戚而自得之情則仍在言外言我今者於江岸斜開一柴

門付理亂於不知置黜陟於不聞居然一野老也視彼紛紛逐逐趨利如鶩者不覺爲之長嘆也卽如此江邊澄潭深邃之處遊魚萃止一漁人布網於此衆漁人趨而效之於是羣網咸集於此矣此江自岷山東下東通吳越財貨爲四方之所資於是賈客與販其船常隨返照而來夫此漁人也賈客也各行其事而適足以供野老旁觀之一嘆然則野老

之蕭然閑曠也何如哉人世之事誠無足係於其心者惟以此地非其故鄉其來也由劍閣而入險巇堪驚今欲東歸又必須從此劍閣而去雖艱難有所不能避也夫安能若此片雲長傍此琴臺以沒世耶但我之能歸與否惟視世難之平陂倘得干戈休息卽我之歸計可成也乃王師遠涉曠日持久未見報收東國則烽烟四起盜賊載塗卽此成都城

闕尚爾畫角生哀是太平將於何日耶此吾之所為關心而不置者也觀此則老杜自得者如彼而關心者又如此此猶之五律也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此亦是先生自得之詩，而帶與物同樂之意。上下同流，一片化機，妙在賓客兒童鳥雀秋水野航白沙翠竹柴門月色，一概攔入，不是專爲賓客，總見先生悠然胸次，眼前無非妙境也。解者謂賓客句爲主，鳥雀句是陪，則失之遠矣。觀此一首，是亦猶之五律也，妙義妙景，俱在言下，自能領會，不必著解。此外則有賓至、客至等詩，清空一氣，無縫天衣，入其嗟

誦亦只是自寫其隱居樂道無求於人之義與旅食京華時懸絕也再請論古體詩於後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冥姿異舍雞亦棲

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此古體詩亦先生自寫其自得之樂純是一片化機一段快樂言日已暮矣落景之餘猶然淸興不減於是泛舟以爲樂而因以自誇曰孰謂吾所築之居狹小乎吾今泛舟而進則喬木之西皆爲吾室之所至矣而豈得謂之未盡乎夫既盡此喬木則曠然遠郊皆在

吾一望之中雖與城市隔絕信為荒僻然秋色之可樂者則淒清之況味正有饒餘也不觀之峯上雲乎練練者其白也不觀之雲表霓乎纖纖者其麗也最可喜者童騃之子戲於岸側罟弋之具畢攜恣其翻倒不恤荷芰之亂任其指揮豈知徑路之迷所得之魚恣意殘毀不顧傷割其鱗鬐所採之藕萃然咀嚼不暇洗滌其泥滓夫人情莫不徵逐鮮美

而此地此物以多而賤遂不足取人之愛重天下事勢大抵然也於是泛舟已遠而回首吾村靄冥之姿已合而一路異舍之雞亦棲此時則乘興而來者亦將興盡而返蕭條之景色更欲何適乎則進退從時修短隨化油然自得彼士君子生於斯世爲出爲處何獨不然哉旣已返棹而衣上之漸月見矣及岸而霜露已降矣乃捨舟而登故畦焉室中濁

醪初熟。聊自斟酌。即東城之離亂未息。而多鼓鼙之聲。亦且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雖憂傷亦何補耶。此古體之大意。猶之近體也。又其時頗多絕句。皆隨筆適興之作。不為特解。

杜詩言志卷之七